

居儋三年·

东坡的三个上元节

■ 阮忠

宋哲宗绍圣四年(1097年)六月,东坡来到海南,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北归离开海南。他在海南度过了三年时光。春节是我国民俗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,欢庆、灯火、祝福连成一片。九百多年前的东坡,如何在海南儋州度过这三年的上元节呢?



《东坡博古图》扇页(故宫博物院藏)描绘了苏东坡与友人聚会鉴赏古物的场景。

锦绣交辉上元节

“十里然绛树。鳌山耸，喧天箫鼓”

东坡一生好诗词,但是他没有以“春节”为名创作过诗词。虽然春节民俗源远流长,但古时春节指代的时间与现在不同,春节最初指立春或春季。

东坡诗歌《新年五首》令人触景生情,其中一首写道:“晓雨暗人日,春愁连上元。水生挑菜渚,烟湿落梅村。小市人归尽,孤舟鹤踏翻。犹堪慰寂寞,渔火乱黄昏。”这首诗写于惠州,诉说新年寂寞,其他四首的内容和风格也是如此。诗中提到的“人日”指正月初七,相传是人的诞辰日;“上元”是正月十五,即元宵节,又称上元节。诗里没有提到的正月初一为“元日”,又称“元日节”。在这三个节日中,古人通常过的是“元日节”和上元节。

北宋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说的就是“元日节”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正是过年景象，放爆竹、喝屠苏酒、新桃换旧符都是过年的重要习俗。那时的“元日”，各地张灯结彩，游戏宴饮，把酒言欢。汴京（今开封）还有朝会，朝廷接受各方人朝恭贺。但宋代最热闹的节日不是“元日”，而是正月十五上元节。

宋代词人李清照在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里回忆往事道：“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”词中，“三五”是“十五”的别样说法。在当年汴京的元宵节中，女孩戴着金银首饰盛妆过节。而此时的李清照已步入人生晚年，感叹自己如今憔悴，“风鬟霜鬓”，不好意思与人共度元宵，夜间只能待在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

稍早于李清照的柳永在《迎新春·嶰管变青律》一词里说元宵节：“庆佳节、当三五。列华灯、千门万户。遍九陌、罗绮香风微度。十里然（燃）绛树。鳌山耸，喧天箫鼓。”柳永是词人，他以文学的手法描述了汴京元宵节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，各式彩灯仿佛绛树（即珊瑚树）正燃、“鳌山”（即彩灯制作的假山）高耸，可见当时景象的壮观。

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录了他早年在汴京的见闻，其中专门说到元宵节。当天，汴京宣德楼前的御街上，到处都是灯山上彩、锦绣交辉、奇术异能、歌舞百戏的盛况。

第一个上元节

“静看月窗盘蜥蜴，卧闻风幔落伊威”

东坡在儋州过了三个上元节，每个上

元节都或有诗或有文记叙自己怎样过节。

元符元年（戊寅年，1098年）上元节，是东坡居儋的第一个新年。他写了《上元夜过赴儋守召，独坐有感》：“使君置酒莫相违，守舍何妨独掩扉。静看月窗盘蜥蜴，卧闻风幔落伊威。灯花结尽吾犹梦，香篆消时汝欲归。搔首凄凉十年事，传柑归遗满朝衣。”诗题“过赴儋守召”中，“过”指他的幼子苏过，“儋守”指儋州军使张中。东坡携苏过居儋，初得张中帮助，住在儋州伦江驿。这首诗应是他住在伦江驿时写的，其后又有《新居》诗记录在儋州城南自建新居事。

张中置酒请苏过共饮，因为张中好棋而苏过能棋。东坡不会下棋，曾在《观棋》诗序里说自己不懂下棋，曾在古松流水之间听到棋声，欣然喜，顿生学棋之意，终不能会，只能做一个安静而不知疲倦的观棋者。这个上元节晚上，苏过不在家，东坡掩门守舍，与月光下的蜥蜴、风幔里的伊威相伴。在香烟袅袅中，他仿佛进入梦境，想到已不在人世的妻子、苏过的母亲王闰之。

诗中所说的“传柑”指的是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的事。东坡任哲宗侍读时，在宣德楼上亲历了汴京的元宵节。他写下《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》，其二说“薄雪初消野未耕，卖新买酒看升平。吾君勤俭倡优拙，自是丰年有笑声”。回到家里，妻子王闰之还守着一盏残灯，东坡把侍饮所得的“传柑”送给妻子。东坡说得很平淡，却蕴有爱妻的一片深情。

第二个上元节

良月嘉夜，“放杖而笑，孰为得失”

东坡居儋第二年即元符二年（己卯年，1099年）的上元节就不一样了。在儋州过第一个上元节时，东坡居儋只有半年，人地生疏，艰难孤寂。

元符二年，挂着“琼州别驾”虚衔的东坡，像当地百姓一样生活。他给雷州知州张逢写信说：“新酿四壶，开尝如宿昔。香味醇冽，有京洛之风。”虽然他举杯属影，暗示自己因张逢不在身边而感到孤独，但心情已和过去大不相同。这种变化从他的《书上元夜游》中也可以看出来。

元符二年上元节晚上，几个儋州老书生来看望东坡，并对他说：“良月嘉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”东坡欣然从之，和他们一道逛儋州夜市：“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民夷杂糅，屠沽纷然。”这当然不同于汴京上元节之夜，但这一夜却让东坡有别样的感受。

一地有一地的风情，东坡在密州过上元节时，填了一首《蝶恋花·密州上元》，说到杭州的上元节场景：“灯火钱塘三五夜。明月如霜，照见人如画。帐底吹笙香吐麝。此般风味应无价”，也说到密州的上元节场景：“寂寞山城人老也，击鼓吹箫。乍入农桑社，火冷灯稀霜露下，昏昏雪意云垂野”。这些都和儋州的上元节场景不同。他在逛夜市时享受到独有的快乐，回家时已是三更，不禁“放杖而笑”，感叹“孰为得失”？是呀，东坡流贬儋州，很多人认为是“失”；但在其他地方都得不到的儋州之乐为他享有，难道不是“得”吗？

第三个上元节

“追和戊寅岁上元”

元符三年（庚辰年，1100年）上元节，东坡写了《追和戊寅岁上元》一诗。在这之前，天门冬酒酿好了，东坡一边过滤一边品尝，不觉大醉，事后写诗《庚辰岁正月十二日，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，且漉且尝，遂以大醉二首》：“自拨床头一瓮云，幽人先已醉浓芬。天门冬熟新年喜，曲米春香并舍闻。”“载酒无人过子云，年来佳酝有奇芬。醉乡杳杳谁同梦，睡息齁齁得自闻”，诉说饮酒之醉，并从中感受新年的快乐。

东坡在《追和戊寅岁上元》中写道：“春鸿社燕巧相违，白鹤峰头白板扉。石建方欣洗踰厕，姜庞不解叹蟪蛄。一瓮京口嗟春梦，万炬钱塘忆夜归。合浦买珠无复有，当年笑我泣牛衣。”这首诗“追和”其居儋首个上元节时写的《上元夜，过赴儋守召，独坐有感》。

苏过随侍父亲在海南，妻儿都留在惠州。东坡诗以“春鸿社燕巧相违”喻苏过和妻子的分离，以白鹤峰住地木门未经雕饰喻她们生活之贫寒，又用西汉石建孝父的故事形容苏过纯孝，用东汉姜庞孝母的故事形容苏过之妻纯孝。随后，他又回忆起自己和妻子王闰之在京口（今镇江）和钱塘（今杭州）的生活，恍如梦境。这首诗多用典，借此告诉人们他在这个上元节联翩忆想，正应了唐代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诗里所说的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

东坡居儋三年的上元节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其中，第一个上元节时的孤寂，是他从惠州到儋州的过渡；第二个和第三个上元节时，他或与儋州百姓同乐，或自得其乐，悠然沉浸其中，俨然已是儋州人。固



明代朱之蕃临苏轼像轴局部。(故宫博物院藏)

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